



种下一片文学的相思林,让文字成为最温柔的信使,浸润城市的心灵,共筑书香氤氲的精神家园。

愿以文会友,以墨传情,期待您的笔触与思想,在这里相遇、发光。



开门

●华琬林

春天正站在门口
悄悄抹平冒失的脚印
在腊月廿九陌生的温度里
匆忙将直翠绿的领带
确认手提灯笼里的精彩纷呈
所有的美好脑海中悉数划过
深吸一阵和顺的微风
终于敲响与此刻久违的门铃
只是树梢里的喧闹回荡着
却始终无人应答

春天就站在门口
窗外的布谷开始雀跃
笔尖停在竖弯钩的末尾
没有缘由的叉号一个个跃入
揉皱的极夜犹豫踩着踉跄的步伐
环绕一圈又回到原点
但斑斓从来是挡不住的
在门缝里拥挤着
也在潮湿里绽放着
门铃响起
新年的烟花正在腾空
勇气推开了门

春天已抵达门口
打开火红的礼盒
浪花与涛声汹涌盛夏的斑驳
炽热依旧芬芳
坐落在高低起伏的和声里
灿烂吹散阴冷与潮湿
晒干衣角的泪痕
深浅交替的蜿蜒里
每一寸前进都塞满庆贺
未完成的诗篇将在春天到来之后
无尽蔓延



一瓶葱油

●吴巧雯

今日晚餐,用妈妈一早炸好,让我带回城里的葱油,做了一碗葱油拌面线。每每拎着这一瓶玻璃罐,仿佛也像是把家乡带在身边,温暖而熨帖。

老家莲河的葱田总在记忆里摇曳。幼时常随妈妈去一座山庙祭拜,会路过大片碧浪起伏的葱畦。“躺进去肯定像躺在绿毯上,软绵绵的吧!”我总这般幻想。妈妈笑着紧紧拽回我的衣角:“小祖宗,你这一躺,乡亲们半年的汗水可就白流了!”她用朴实的乡音,在我懵懂的心里刻下对土地,对辛劳最本初的敬畏。妈妈对食材的这份珍重也延续到了她制作葱油的每一个细节里。

盛产时节,妈妈将新鲜的葱头晒干,制成葱油,让这份味道得以长久保存。从一堆青葱里挑拣个头肥大饱满的,葱尾当绳,绕圈打结,绑好几捆,铺在青石板的街面上任日头烘烤。童年时候的我喜欢待在一旁看着葱绿渐渐染上赭红,像观看一场缓慢的魔术。待到葱皮脆得能簌簌剥落时,我就知道是到了妈妈熬制葱油的时辰。

案板前,妈妈执刀起落如飞,笃笃声响里,整齐的葱段应声而落。我抢着也要试一试,却笨拙不堪,辛辣的气息一股蹿起,直呛得泪眼婆娑。妈妈笑着抚去我的“泪珠”:“哎哟,我家大千金掉金豆子啦!”彼时,连眼泪也成了我们之间甜蜜的玩笑。

动锅,热油。滚油遇见葱段,“滋啦”一声拉开序幕。青白的葱段在锅中翻滚、舒展,渐渐蜷成金黄的圆环,焦香四溢。最后,“嗤——”的一声,生抽催化出醉人浓香。葱油晾凉后,小心翼翼分装在玻璃罐中,像一瓶凝固的时光,随时准备唤醒记忆的味蕾。

上小学时物质匮乏,傍晚放学铃声一响,姐弟三人像归巢的雏鸟争先恐后扑进厨房。妈妈变戏法似的快速端出面线,淋上几勺葱油。当年,我们吸溜面条的声音此起彼伏,欢快得几乎都能掀翻屋顶。那一碗拌面线,不仅满足了饥饿,还有一份被爱意填满的幸福感。

今晚,循着妈妈的方子复刻,面线依旧金黄,葱油依然浓香,可埋头啜食间,终究觉得还是少了一味。或许,最珍贵的那味佐料,是有妈妈守望陪伴的目光。此刻,我住在城里,妈妈住在乡下。

春天的凤凰木

●高莹

春风拂过鹭岛街巷,藏了一冬的凤凰木,终于舒展了沉睡的筋骨,带着新生的清浅,含蓄又温柔,晕染着这座海滨城市。它不急于开花,也不忙着绚烂,只在春风里慢慢苏醒,把一整年的力量,藏进每一片新的枝叶。

我家楼下的故宫路两旁,种着两排挺拔的凤凰木,都有三五层楼那么高。春刚来时,枝头还挂着旧年的豆荚,却已悄然冒出点点嫩黄。没过几天,嫩芽便舒展成轻盈的羽叶,细密柔软,在粗壮苍褐的枝干映衬下,格外纤弱,楚楚动人。这几日再路过,春叶一天比一天浓密,浅浅的嫩绿慢慢长成深绿,风一吹,满树叶子轻轻晃动,像凤凰展翅时飘逸的羽毛——凤凰木也因此得名。我知道,这不只是单纯的等待,而是在默默积蓄,把阳光、雨露与春风,一点点收进枝干与根系,为初夏那场热烈绽放蓄力。此刻,它只安心做一棵春天的树,舒枝长叶,静静生长,而心里却装着坚定的希望。

我与凤凰木的缘分,也藏在童年的旧时光里。那时老家旧宅门口,立着几棵高大茂盛的凤凰木。枝叶繁茂的季节,总有小虫吐着细丝,从高高的枝头悠悠垂下来。我和小伙伴总是很轻易地抓住小虫,并喂给养在笼中的小鸟。凤凰花盛开时,满树火红,邻居们爱在树下乘凉闲谈。我们常蹲在地上,捡起红艳的花瓣,把手掌卷成小筒,将花瓣放在筒口,轻轻一拍,“啪”一声,花瓣炸开,清脆又欢喜,这是小时候最爱玩的游戏之一。我曾在树下,仰着头问奶奶:“这些树几岁了?”奶奶笑着说不上来,只说在她年轻时,这些树就已经在这里了,或许年龄都比她还大呢。在我的记忆里,凤凰木永远绿树成荫,永远红花似火,从未老去。

春天的凤凰木,也恰是青春的序章。不张扬,不喧闹,只在无人注视的时候,慢慢长叶、静静扎根、积蓄力量。就像心怀梦想的少年,不必急着绽放,不必急于耀眼,只要在时光里稳稳生长就好。这抹春日新绿,是希望的底色,也是成长的伏笔:真正的绚烂从不是突然到来,而是在沉默里,一天一天、一寸一寸,慢慢积攒出来的力量,等待着盛放的季节。它不开花,却已是最美——所有的热烈,都藏进了安静的生长里。这,便是春天最动人的希望。

理想的下午

●千瞳

理想的下午,宜于泛看泛听,浅浅而尝,漫漫而走。台湾作家舒国治如是说,我感同身受。

朋友在溪岸路开了家咖啡馆,于是总喜欢在某个午后,一个人造访或邀上闺蜜。我们可以走很长的路,只为了在邻水的座位上呆看水中游鸭,或吃上一块黑森林慕斯。这是理想的下午,透明的阳光和透亮的湖水晃得微醺,一些往事,类似思念的情绪萦绕而来,扰乱步调。

恍惚地走着,从溪岸路,折到公园西路,再折进华新路这样宁静的所在。

理想的下午,要有理想的街树。公园西路上,枝繁叶茂的洋紫荆,热情而霸道地拥你入怀。清丽的鸟鸣在耳边婉转,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庭院,有菠萝蜜暗香弥漫。循着空气中氤氲着的花香,路过红砖别墅的高挑百叶窗,路过旧时的钟楼。这一切美得如同儿时的歌谣,瞳孔变得潮湿而模糊。

理想的下午,适于寻找追梦人的脚步。华新路又叫做“华侨新村”,始建于1957年,当时南洋的爱国华侨响应号召回国参加建设,厦门特批了华新路这个地方让华侨们安家。50余幢华侨别墅先后建成,后又延伸至周边路段,最终形成以中山公园一带为分布的市中心近百幢老别墅集中区。

随意走进一家小院,或品上一杯纯正的蓝山,或在枇杷树下喝着花茶,或哪儿也不去,只是闲庭信步,细品那绿树红墙,便可叫时光慢慢流淌,让理想的下午温暖而曼妙。



厦门春饼

●洪小梅

厦门春饼,在我们翔安这边,大家更习惯叫它:薄饼。薄饼的饼皮,薄如纸片,而且Q弹有度,非常有嚼劲。

薄饼,每个地方都有各自不一样的馅料。岛内的朋友,喜欢虎缙、花生碎,有点像甜心卷。而马巷的朋友,则喜欢把油饭包在薄饼皮里,就跟吃油饭差不多,但是又有它独特的味道。新店的朋友,一般都是包菜、肉、海蛎、豆腐卷。不管里面的馅是什么,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就是添加当季的蔬菜。

小时候,经济比较拮据。这一卷薄饼,得等上一年才能吃上。每年的三月初三,我们简称“三月三”,才有薄饼吃。那一天,家里的长辈会去菜市场忙活着买菜买肉,买薄饼皮。以前薄饼里的肉,是我们的最爱,现在我们吃薄饼,反而更喜欢里面的菜。

薄饼的灵魂在于春笋,春笋的爽脆,是春天独有的美味,其他季节是无法媲美的。新鲜现拔的蒜苗,带着春天泥土的芬芳,与脆甜高丽菜完美结合,还有当季现挖的肥美海蛎,主打一个字:鲜。

现在我们的生活水平提高了,吃薄饼不必再等到三月三了,一年四季都可以吃。一卷饼皮,包容万物,既是家常美食,更是人间美味。